

地震文盲

深夜地震，阿夏用力從床上跳到地下，腳上又傳來一陣撕裂的痛楚，血再度噴灑而出，好不容易才剛要收口的傷又迸裂開來了；阿夏上學的夢又泡湯了！

地震這隻巨獸對人類造成的各種傷害不勝枚舉，生命、財產的損失外，心理上的創傷及精神上的痛苦更是不在話下。對於現在居住在嘉義大林的謝廖阿夏而言，地震對她的折磨，莫如害她成了半個「文盲」，使得她自卑、孤僻，在精神上自我幽囚了前半輩子；直到在教會學得羅馬拼音，她的人生才開始現出曙光，逐漸豁然開朗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血肉模糊的左腳

小時候，阿夏的家住在台南虎尾。大地震那年，三十一年次的阿夏才七歲，才剛剛註冊進入虎尾國小就讀。她永遠記得，老師教他們的第一課：朗讀「去！去！去，去上學；來！來！來！來，來讀書……」

過了幾天，她的外祖婆婆（外曾祖母）過世，她們一家人要去送葬。阿夏的爸爸騎著「鐵馬」（腳踏車），後面載著兩個哥哥，阿夏就坐在爸爸前面的橫桿上；她的媽媽胸前袱著剛出生不久的小弟，前面的橫桿及後座也各坐了一個小孩。

爲了要讓車子平衡，費了好大的功夫，一家八個人才浩浩蕩蕩地出發。難得有這樣的「排場」，幾個小孩嘻嘻哈哈地把送葬當郊遊，爸爸媽媽則是一遇到親友鄰人，一面招呼，一面就得不斷解釋這個龐大陣容的目的地。

終於出了村子，爸爸媽媽雙腳使力踩著鐵馬，還不時要管顧他們，生怕他們打打鬧鬧，一不小心摔下一個，那可不得了！

「還有多遠？我的腳好痠喔！」阿夏怕跌下車子，一路上戰戰兢兢地坐在直徑沒幾公分的橫桿上，動都不敢動，還沒到虎尾大圳，一雙腿早就麻痺了，難受極了。爸爸只好停下來，讓阿夏和大哥換位子，坐到後面來。這一停，媽媽也趕了上來，又騎了一段路，兩輛鐵馬停下來養精蓄銳，準備爬虎尾大圳的陡坡。

休息了一陣子，大家好不容易才又坐定，爸爸使盡了吃奶的力氣，才把鐵馬騎上陡坡，擔心地回頭看看，看見媽媽勉強騎上來，但鐵馬歪歪倒倒的，驚險萬狀。爸爸急著要停下鐵馬幫忙媽媽，但在陡坡上，腳要放斜才能踩到地上，一陣顛盪，阿夏心中害怕，本能地就把雙腳合攏來避免摔下車。

當時，阿夏只覺得原來還有些痠麻的左腳傳來一陣錐心的劇痛，忍不住哀叫出聲；爸爸雖然聽到孩子慘叫，但在陡坡上，還要顧及前、後三個孩子的平衡，爸爸讓車子不致摔倒，等鐵馬順利停下來，車輪已經又轉了好幾轉。

媽媽心裏焦急，一時不知哪來的神力，車子一衝就騎上來了，停下車，湊過來看到阿夏細皮嫩肉的小腳血肉模糊，殷紅的血不斷往外湧，心疼得差一點就哭了出來。幸好，骨頭沒斷，爸爸用他的大手帕把阿夏的傷口綁住，騎上鐵馬，加快速度衝往外婆家，留媽媽在後面慢慢騎過去。

儘管鐵馬騎得飛快，到了外婆家，爸爸的大手帕早就乾透了，原來的淺紅色已變成褚黑色，牢牢的黏附在阿夏的腳上。爸爸只好拿阿夏的腳用水泡，泡了好久才把手帕泡開，鄉下地方也沒什麼醫院、藥房，只好用紅藥水擦擦罷了。

等到第二天，父母送葬結束，又騎著腳踏車一路坎坷地回到虎尾家裏，阿

夏的腳已經發炎了。爸爸揹著她到藥房敷藥，但在當時資源匱乏的時代，也沒什麼好的消炎藥，藥房老闆也只是用藥水敷一敷，示範一次，就要他們買紅藥水回家比照辦理了。

舊傷又遭「震」裂

如此這般，阿夏沒辦法去上學了，只好乖乖地待在家裏養傷。阿夏心裏著急，希望腳趕快好起來，跟別的小朋友一樣去上學。現在，卻只能每天叨唸著「去！去！去，去上學；來！來！來，來讀書……」過過上學的乾癮。

阿夏的媽媽受教育不多，經常跟阿夏講她自小失學的痛苦。阿夏的媽媽娘家住在西螺頂南的鄉下，她三歲就沒了母親，爸爸續絃娶的繼母也沒念過書，

每天天沒亮就要阿夏的媽媽趕著大群鵝去河邊吃草、挖蚯蚓餵鴨子，還要洗衣服，等忙完到了學校，早就已經上課了。

「沒讀書真艱苦喔！那時候，老師又兇又嚴格，我的面皮又薄，經常到了學校，卻不敢進教室去上課。每天趕著鵝都恨鵝走太慢，趕得凶了，有的鵝還會轉過頭來『ㄉㄛ』（咬人）。因為常常缺課，偶爾早一點進了教室，也是像鴨子聽雷一樣聽不懂，當然『讀嘸』。沒讀書真艱苦喔！你們若能讀，就要卡骨力讀咧，儘量讀卡高一點，才不會與我款像一隻青瞑牛，傻傻地做，一輩子辛苦！」

阿夏從小最常聽聽媽媽說「沒讀書真艱苦喔！」一方面為媽媽傷心難過，更期待著腳早日復原，趕快去上學。

過了一陣子，阿夏的腳傷稍好，媽媽提醒她：「阿夏，妳要趕快去上學了，以免跟不上人家！」阿夏聽了好高興，好像囚犯得到特赦一般，連忙打點

但是，她發現，老師教的她都不懂，老師說「生字寫幾遍」，她連那些字都找不到，習題也不會寫，考試都交白卷。

爲什麼會這樣？她明明非常聚精會神地用心在聽老師講，也很努力地念書，就是聽不懂。怎麼會這樣？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只覺得自己跟別的同學都不一樣。

漸漸地，她變了，不只不再愛上學，甚至變得怕上學、討厭上學！性格也改變了，不再活潑開朗，而變得自卑、退縮、孤僻、不合群，每天心事重重地提著書包到學校後，就沈默寡言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到放學。她自己個性好強又害羞，既不敢讓人家知道她不懂，也不肯開口去問老師或同學，年紀越大就越絕望。

就這樣，阿夏痛苦不堪地度過了六年的小學生涯，莫名其妙地畢了業。同學們很多都繼續升學，阿夏心裏豔羨不已。偶爾收到同學中僅有的手帕交來

信，勸她一起去念初中，她自己覺得不是讀書的料，只能既自卑又無奈地抱著信痛哭；最終還是留在家裏幫媽媽做家事。

媽媽覺得阿夏年紀小小的，每天悶悶不樂地窩在家裏，日漸消瘦、蒼白，越來越不快樂，就要她去教會走走，跟著唱詩班唱唱歌、散散心、也交交朋友。但阿夏心裏自卑又自閉，根本不敢去。又隔了好久，阿夏經不起媽媽一再勸說，才在一位教友的陪同下去了教會。當時，教會正在教教友辨認羅馬字，阿夏也津津有味地，跟著學會了羅馬字及拼音。

當時，在一次地震之後，有一位教友還受邀上台見證，描述他親身經歷台中新竹那次大地震，目睹許多人在震災中喪生的情形，使阿夏憶起了小學因地震休學的事；因個性內向害羞，所以沒有加入見證行列，但地震爲害之烈，更讓她印象深刻。

恍然大悟

到了二十歲，阿夏自虎尾嫁到了大林，逐漸熟悉了夫家的環境。有一天，她已經懷孕，外出散步時去了附近的教會，牧師正在教失學的教友讀書，她發現教會所使用的「國民小學讀本」有羅馬字的注音，她跟著讀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，她的小學都白讀了！

她小學入學後，除了「去！去！去，去上學；來！來！來，來讀書……」那一課之外，什麼都來不及學，腳就受傷了；休學的那段時間，正好老師教完注音符號，她都沒學到。復學後，雖然看到有些字旁邊還印了一些小字，她卻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，現在才知道就像羅馬字母一樣，是用來拼音、認字的！

腳傷及地震造成的二次傷害，害她變成半文盲，誤了阿夏二十年的青春！她回憶，當時媽媽只知道讀書很重要，不斷鼓勵她讀書，卻不懂得要怎麼教

她；她自己因為年紀小又害羞、要強，既不懂得問，也不敢問。而她到現在都搞不清楚，老師明知道她請了那麼多假，那麼久沒去上課，怎麼沒教她乾脆由一年級重新念起，或至少也幫她補一補缺的課，卻只是跟其他同學一樣，把她當成弱智的笨學生一般看待？

等阿夏終於如大夢初醒，她已經快作媽媽了！此後，阿夏的求知慾就像海綿吸水般，她更勤於上教堂了。由聖歌旁邊的羅馬字學習認字，後來家裏更因此開了書店，她用功更勤；不會的就翻字典，而且也跟她自己的媽媽一樣重視孩子的學業，加上她自己的經驗與故事，鼓勵自己的孩子念書：「沒讀書真艱苦喔！那時候……」

或許就是因為小時候的經驗，阿夏對於大地震幾乎都留下深刻印象。如民國五十三年白河地震，她的兒子剛滿三歲，才剛學會走路。那晚，她正要哄

兒子睡覺，大地震來得又強又猛，把阿夏嚇得牙關抖顫，如嚼豆子般發出「咯！咯！咯！」的聲音，她的兒子還以為媽媽在跟他玩，樂得咯咯笑，還一直纏著大人陪他玩。此時，電停了，她擔心自己一個人在樓下店裏的爸爸，便抱著兒子摸黑走下樓。站在門口，由大林往嘉義市遠眺，看到市區的天空被漫天的大火燒得通紅；不久，就傳來嘉義市鬧區噴水池邊的新台灣餅店「大火燒」。當時的情景阿夏依舊歷歷在目。

一生經歷過數次大震災，阿夏對地震自有一番體悟與見解。不過，令人印象深刻的，還是她的謙卑與感恩。她說：「幾次大地震，我們都沒事；尤其是這次九二一地震，我們算是最平安的了，只有貨架上的禮品、文具掉了一些到地上，不算什麼損失。倒是一個月後的一〇二二的嘉義地震，使房子出現了一點細小的龜裂，樓梯也有一些裂縫，不過都只要補一補就看不出來了，並不影響居住與安全。我們真的是幸運啊！」